



走进传统村落

背山面水，依山就势，集中连片，藏寨矗立于层林间，景色宛如油画。黑水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，藏羌文化底蕴深厚。当地坚持规划先行，建立多元投入机制，实施保护性修缮，发展文旅融合，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。截至目前，黑水县共有18个传统村落，其中8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2024年，黑水县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。

——编者

依山就势，由石头砌成的藏寨就坐落在交通干道旁。自成都驱车6个小时，色尔古村的藏寨便映入眼帘。

“这里自古就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处。”藏族居民陈勇军介绍，色尔古村是嘉绒藏族的聚居地，村内的藏寨保存完好，最久远的已有1300多年历史。在黑水县，这样的藏寨分布在山间河谷，形成独特的地域景观。

探民居 依山而建 各具特色

石板路，清水流，村落的故事如潺潺流水，源源不绝。“嘉绒藏族以农耕为主，这片区域多石材，在古代又常发生战争，因而多碉楼式建筑。”陈勇军边说边领着记者进入一处藏寨。

“藏寨一般有3层，一层圈养牲畜，二层住人，三层则用来存储粮食。”陈勇军说，藏寨的石墙下宽上窄，内直外斜，有五六十厘米厚，既保暖又防晒，也具备防卫功能。

走进藏寨，房间的窗户也是内大外小。“这是碉楼式建筑的斗窗，可以排烟，也是射击孔。”陈勇军说。

黑水多山，谷地空间有限，村落布局紧凑，藏寨也是依山就势，相互间隔不远。

黑水县内，不同区域的藏寨，风格不尽相同。沙石多镇羊茸村，一栋栋藏寨鳞次栉比。其屋门雕饰着各式花纹，红、黄、绿等各色线条组成花纹，寓意吉祥。黑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志刚介绍，羊茸村沿河谷分布，植被茂密，因此，不同于色尔古村的碉楼式石质建筑，当地村民更多将木料用于屋门、房柱和室内装修。

卡龙镇才盖村，红瓦屋面片石墙，雕花门窗小庭院，座座藏寨在层林映衬下，赏心悦目。云朵、鹿、喜鹊……在屋子的窗户和大门上，藏式雕花技艺被广泛应用。“雕花技艺是我们才盖村的一大特色。”才盖村驻村第一书记邹凤群说。

问营造 因地制宜 坚实牢固

藏寨何以成型？陈勇军说，这得益于一套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碉楼营造技艺。

行走在色尔古村，仔细瞧，藏寨均为平顶，墙体厚实。“建造房子时，砌墙所用的块石又薄又宽。”陈勇军说，为了让墙体牢固，第一层若竖着铺，第二层就横着铺，石头间便可形成抓力。石墙两面都要整齐，中间还要用大石头填心。

石头的紧密黏合，离不开当地的黄土。在碉楼营造过程中，工匠要以清水搅拌黏土，将其填入石块缝隙中，让墙体浑然一体。

为了增加碉楼内部的抗拉力，砌墙每过几米，就要架上木横梁，上面铺上木板。为使藏寨更加坚固，分压柱被广泛应用到碉楼建造中。陈勇军说，分压柱就像人体的脊柱，比墙体更宽阔，能有效支撑藏寨。

与色尔古藏寨不同，夯土工艺是才盖村藏寨的一大特色。

“我们这里地势相对平坦，可以利用夯土为墙体打实基础。”10多年前，村民楚牙他建造这座三层房子时，仅夯筑墙体基础就用了近半年时间。

黏土拌以清水，用木架固定，在人们的一次次拍打下，夯土越来越实。夯土上，是一块块反

层林掩映间 藏寨经久传

本报记者 王永战

复打磨成的片石。当初为了修房子，楚牙他夫妇和工匠，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石块，打磨片石，最终将墙体砌成。

谋传承 保护修缮 发展文旅

近期，才盖村迎来了不少建筑工人，利用手工打磨的条石和天然石片铺装道路，用藏式雕花技艺修复门窗，村子面貌又有了大变化。

此前，村内部分房屋年久失修，影响村落整体风貌。2025年6月，黑水县启动保护修缮工程，按照“修旧如旧”原则，保护藏寨风貌，完善基础设施。

何志刚介绍，黑水县近三年累计投入逾7亿元，对全县18个传统村落进行了保护修缮。

一边是保护升级，一边是文旅兴旺。

来到村党支部书记木尔甲家，民宿房间干净明亮，木质装修质感十足。前些年，羊茸村在坚持保护优先原则下统一规划，村民



▲黑水县的藏寨依山就势、错落有致。

武媛媛摄

▼藏族居民在演唱阿尔麦多声部民歌。

武媛媛摄



筹资将40多栋藏寨装修成民宿。同时，村里还打造了美食街，引入了咖啡馆。夏天，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；秋天，来欣赏彩林的人群，让村里活力十足。

传统村落焕发生机，村民从中受益。“村里实行‘支部+农户+企业’的模式，吸引村民以房屋和资金入股，成立村集体企业运营民宿，村民每年获得分红。”木尔甲说，2024年，村民户均分红达10万余元，许多人还依靠售卖特色商品和在村集体企业就业获得额外收入。

随着越来越多人走进黑水，卡斯达温舞、阿尔麦多声部民歌等非遗也焕发了新的活力。每逢节日，当地都要组织村民重温传统技艺。

穿上藏鞋，披上铠甲，手持藏刀，舞者组成阵型，伴着鼓点，雄浑舞动。在这里，村民一次次跳起卡斯达温舞，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。



▲藏族工匠在安装藏寨窗框。

黑水县委宣传部供图

▲藏族居民在织布。

武媛媛摄

▼黑水县羊茸村景色。

黑水县委宣传部供图



回华夏博物之旅·传统建筑



▲浙江义乌上溪镇一处古民居的牛腿。

陈炜摄

▲辽宁沈阳故宫内，梁下的雀替设计精美。

高玮摄

木构节点构件牛腿、雀替 雕梁画栋间 撑起一屋繁华

陈炜

在中国传统民居中，以牛腿为代表的木构节点构件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它们不仅支撑建筑结构，还是传统民居装饰艺术中的璀璨明珠。其雕刻精美、形态万千，集工艺与美学于一体，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。

浙江义乌佛堂镇，保存着数量众多的明清时期古建筑。狮子造型、人物造型、游鱼造型……跨进一栋宅院，柱子顶端斜伸出一道形似“弓背”的木构件——牛腿。它一端抵住柱身，另一端托住上方的檐角，使屋檐的重量传导到檐柱上。

在明清古建筑中，还可以见到另一种与之相似的木构节点构件——雀替。

雀替与牛腿有什么区别？

虽然二者都是重要支撑构件，但使用位置不同：雀替是梁下的木雕构件，而牛腿是檐下的木雕构件。

尽管存在上述差异，但二者都体现了中国建筑中“结构即装饰”的传统美学理念，是力与美统一的代表。

在先秦至汉代，中国建筑就以斗拱为主要承重结构，此时雀替与牛腿尚未成为典型构件。至唐宋时期，随着木结构技术的成熟，雀替逐渐从结构零件发展为具有装饰功能的独立构件，形态也趋于稳定；牛腿也开始在檐部支撑中广泛应用。明清时期是雀替与牛腿艺术发展的鼎盛期，不仅雕工精湛，题材丰富，更因地域差异形成了北派刚劲、南派精巧等多种风格。尤其在江南民居、徽派建筑、岭南祠堂中，雀替与牛腿成为表现地方工艺与地域文化的载体。

在今天，我们仍可在江南水乡、徽州古村、山西大院等传统聚落中见到大量雀替与



▲牛腿制作过程展示。

石佳滕摄

牛腿。它们不仅是建筑的一部分，更是历史与艺术的见证。

在现代建筑设计中，雀替与牛腿多以三种形式存在：一是仿古建筑中的复原木雕或石雕；二是以混凝土、玻璃钢等现代材料仿制的传统造型；三是将雀替与牛腿的图案元素提炼转化，用于建筑细部与文化标识设计。

此外，雀替与牛腿也正通过技艺传承、建筑教育、文化旅游等多种途径获得新的生命力。近年来，随着古建筑保护日益受到重视，越来越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注于复兴传统榫卯工艺，让“断裂”的牛腿重获新生。一些传统村落还开设了牛腿雕刻的文旅体验项目。

历经风雨，古民居上的牛腿和雀替，依旧保持着其独特魅力。它们不仅是中国的建筑语汇，更是东方美学的物质载体，影响着当代建筑与文化实践。我们要在保护好文化遗存的基础上，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，赋予其新的生命力。

（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副教授，本报记者窦皓采访整理）

回答读者问·传统建筑

栋梁之材是什么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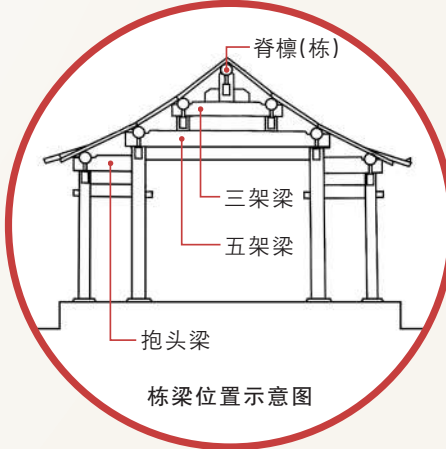
崔凯

本报报道《梁如月曲如虹》中提到，“梁”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最重要的结构构件之一。近日有读者询问：我们常说的“栋梁之材”，指的是什么材？

栋的本意是极高之处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云：“栋，极也。”在中国传统建筑中，栋是指房屋至高正中之处。东晋学者郭璞将“栋”注解为“桴”，意指屋脊（尤其指正脊）。但在后续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专业术语体系中，“栋”更多指屋架上支撑正脊的长条形脊檩。

屋架或山墙上托住椽子或屋面板的长条形木构件称为“檩”，安放在建筑顶部者称为“脊檩”，因其居于正中最高处，故被专指为“栋”。从脊檩的称谓可以看出，栋堪称一座建筑的“脊柱”，其关键性可见一斑。

“梁”的本意是水上所架木桥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云：“梁，水桥也。”古语中将桥别称为“津梁”。梁作为房屋建筑中的构件名称，指架在墙或柱子上的横向长条形木质构件。战国《列子·汤问》记载：“鼙歌假食，既去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”《康熙字典》中解释“梁”字时说“负栋曰梁”，这恰恰说明了梁的



栋梁位置示意图

承重功能，以及它与居于顶端的“栋”之间的紧密关系。

栋位于屋顶高点，沿纵向长轴方向铺设。梁位于栋之下，沿横向开间方向架设。

正因为栋与梁在传统建筑中是如此重要的构件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用“栋梁之材”来赞誉那些能担当重任的卓越人才。

（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，本报记者龚仕建采访整理）